

史 拾

〔明〕吳弘基
吳敏霞 校注
編撰

三秦出版社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明」吳弘基 撰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吳敏霞 校注

史 拾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006号

陕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史 拾

著 者：	〔明〕吳弘基撰 吳敏霞校注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儉家巷小區副3號樓
電 話：	(029) 7264325 726380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灋橋區古籍印刷厂
開 本：	850×1168 1/32
印 張：	26.5
字 數：	465千字
版 次：	1996年9月第1版
印 數：	1—500
標準書号：	ISBN 7—80628—009—X/K·3
定 价：	48.00元

序

晚明吳弘基所編的《史拾》一書，原共分《載補》、《遺聞》、《廣覽》、《衆斷》四門，流傳極罕。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廣徵天下書籍，但館臣僅見此書《載補》部份，於是沿用書口所題，名之爲《史拾載補》，不悟其係殘本。由此可見，當時《史拾》完書已很難得。而今西北大學圖書館所藏《史拾》，卷帙無缺，確是孤本秘籍。現在吳敏霞同志將此書標點注釋，公布出來，是對學術研究的一項很有價值的貢獻。

《四庫提要》列《史拾載補》於史評類，就全書來說，並不恰當。《史拾》四門，祇有《載補》是鈔輯《史記》，採錄各家品評。其他三門則均爲經子雜陳，甚至旁及占候，在體例上近乎叢書，與嚴格意義的史書相距較遠。用一般圖書分類的尺度來繩量，可以說是龐雜不純。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乃是晚明學術風氣的一種體現。

中國歷史上各時代的學術都有本身的特點，明代學術的風格尤爲顯明。特別是中葉以後，社會政治雖日漸衰敗，學術思想却有較突出的發展。如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所說，晚明學術界新思潮的「機兆已經大露」。這時各方面人物輩出，著述如

林，使學術諸領域均獲起色。《史拾》的編者吳弘基，生平雖無多可考，看他和陳子龍等人往來呼應，足見也是那時思潮中的一員。郎璧金爲《史拾》撰叙，說他「雅不慚良史才，惻惻特深，毅然振興古學。昨年蒐《路史》而鼎新之，人知宋儒之有功史業；茲更手輯《史拾》一編，博采諸家，參之特見，……亦復旅撫稗收，凡天經地志，昆蟲草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裔，使服古之家一覽而衷有瑩鑑，亦《古史》緒也」。說明他對史學有着不小的抱負。

崇尚博通，是晚明學者的一個共通的思想傾向。明中葉已有一些世稱博洽的人物，如楊升菴、陳耀文等人，知識領域甚爲廣闊。明末的方以智更是如此，他的名著《通雅》五十卷，以《雅》爲題，本應專論名物訓詁，實則上起天文、地輿，下至脈考、古方，無所不包，遠遠超出了《雅》學的界限。這種情形，同《史拾》的包涵「天經地志，昆蟲草卉之事」如出一轍，都反映着當時學風的特點。假如以狹義的史籍要求，就不能理解《史拾》的與衆不同之處。

明人學術的最大缺點，在於空疏。梁啓超已指出：「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王學的末流，更把有才智者的聰明吸引到空談心性上去，所以後來李剛主說明人「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

業」。晚明學者已有人痛心於這種弊病，可是舉世風靡，一時無力矯正。像吳弘基這樣，有志於「振興古學」，輯印《史拾》，是企圖扭轉束書不觀的社會風氣。他的工作儘管不能與清代學者整理古籍的成績相比，仍然是值得稱道的，在明代學術史上應該有他的地位。

由晚明到清初，中國歷史經歷了劇烈的動盪變遷，學術文化的波瀾也甚壯闊。祇是因爲清廷文網嚴密，這一重大時期的許多作品湮沒不彰，竟鮮爲後人所知。回憶五十年代末，我參加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編寫，接觸了不少明中葉以來的學術著作，深感當時的文化思想有許多內涵，近三百年來迄未揭示。一起工作的楊超同志也有同感，我們相約要以一段時間專門蒐尋有關材料，而且確實作了若干工作。楊超同志很注意晚明的史學，對鄧元錫等人物都進行了研究。記得他曾多次講過，這一時期的史學絕不止於李卓吾《藏書》，而且有着獨特的統緒和成就。可惜一九六六年以後，我們再沒有機會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搜集到的材料也蕩然無存了。設想楊超同志看到這部《史拾》，他一定會十分高興的。

這裏還應該提到《史拾》在古籍整理上的價值。書中《遺聞》所收《竹書》即《竹書紀年》，《廣覽》所收《穆天子傳》，都很珍貴。近代研究古史的學者很重視這兩種書，廣

泛集合各種版本，《史拾》本却未見人引及，尤其是《穆天子傳》，《史拾》本淵源如何，是很值得仔細研索的問題。

《史拾》一書內容復雜，整理注釋頗為不易。吳敏霞同志在西北大學取得古籍整理專業的碩士學位後，到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有年，成績卓然。她在整理《史拾》的過程中，殫精竭力，日以繼夜，終得有成。我們能讀到這部罕為人知的《史拾》，應該對她的辛勤表示深切的感謝。

李學勤

一九九二年春節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前言

《史拾》一書，歷代著錄極少。清乾隆三十七年編《四庫全書》時，只見到其中的《載補》一部。紀昀在總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將其列入史評類，名爲《史拾載補》，并云：「明吳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編取《史記》八書及《儒林》、《循吏》、《游俠》、《酷吏》、《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傳》十一篇，加以圈點，并略附箋註評語於篇後。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書名《史拾》，而此補之者，又冠以蘇轍《古史跋》，似乎補所未收者。其體例殊不可解。又有郎璧金序，稱其『旅撫稗收，凡天經地志昆蟲草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裔』，更與本書不相應，亦莫能詳也①。」《四庫全書》是封建社會最大的一部叢書，其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其搜羅古籍之廣之慎之全面，尚未見《史拾》一書之全本，足可見《史拾》一書傳世之罕。紀昀稱爲《史拾載補》者，諒其時未見《史拾》總目及其它三部，故因書口及《載補》首頁而稱。又清乾隆帝名諱弘歷，故《提要》改「吳弘基」爲「吳宏基」。因其僅見《載補》一部，故稱郎璧金序所言「與本書不相應」，并將其列入史評類。按郎

序所言吳弘基編《史拾》，其主旨還在於「博采諸家，參之特見，未備者備之，待聞者聞之……使服古之家一覽而衷有鑒鑑，亦《古史》緒也」。參考《史拾·載補·續滑稽列傳》吳弘基夾注：「《西門豹》一章，蘇子由已采入《古史》，今止錄五。」可見，吳弘基編《史拾》，其宗旨在於補《古史》及史籍之闕略者。《四庫》將其列入史評類，未必恰當。民國時所編《杭州府志》，將其列入史鈔類。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重修浙江通志稿》按《四庫》分法，又將其歸入史評類。凡此，皆僅存《載補》一部。近人陽海清先生編《中國叢書綜錄補正》，收有明人鍾惺《采昭堂祕書·史拾》九種十四卷，言其存於揚州市圖書館。查其所收，缺《載補》一部和《廣覽》中的《刑書釋名》、《衆斷》中的《叢文》和《古勃》數種。未知其與此本是否為一種。如果為同一種本子，則其亦缺略不全。一九八一年，《全國善本總目》編委會稱臺灣現存有《載補》和《衆斷》兩部分，亦不為足本。則西北大學圖書館現存之《史拾》，為海內外罕見的孤本書。

《史拾》一書不分卷，按其總目稱為「三十五冊」，分為《載補》、《遺聞》、《廣覽》和《衆斷》四部。《載補》共十九冊，收有《史記》中的《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等八書和《儒林傳》、《循吏傳》、《酷吏傳》、《游俠傳》、《續滑稽列傳》、《日者傳》、《龜策傳》、《貨殖傳》、

《匈奴傳》、《西南夷傳》、《大宛傳》等十一列傳。《遺聞》共四冊，收有晉王嘉《拾遺記》、晉郭璞所箋《竹書紀年》、晉皇甫謐《高士傳》和吳弘基自集《孔林扈述》。《廣覽》共七冊，收有《穆天子傳》、晉陶潛《羣輔錄》、宋趙崇綯《鷄肋》、宋王鍵《刑書釋名》、吳弘基自選《占候抄》、宋釋適之《金壺字考》和宋王雱《字書誤讀》。《衆斷》共五冊，收有《呂氏月令》、《尚書禹貢》、宋蕭參《希通錄》、吳弘基自集《叢文》和《古劫》。

《史拾》一書系明末寫刻本，單頁八行，行二十字，白口，書中避明熹宗朱由校（一六二一年至一六二七年在位）諱，凡「校」作「較」或缺筆作「校」。明熹宗在位時已到了明代末年，其年號爲天啓。故知此書自不早於明天啓年間。本書體例，先錄古書正文，後附箋評，天頭有眉批，正文中間有夾注或評論。署名曰鑒、曰較、曰閱、曰箋、曰訂、曰集、曰選、曰評。所收古籍，有正史，有雜史，有經籍，有子書，有筆記，有傳記，凡四十餘種，可謂體例龐大，內容繁雜。故《四庫》將其列入史評類，而《杭州府志·藝文志》則將其列入史鈔類。

《史拾》一書，爲明末吳弘基所纂。吳弘基其人其事，明史無傳，史書亦不記載。僅從其所纂《史拾》一書中知其爲浙江仁和人，字柏持。據《明史》載，與吳弘基同鑒《史拾》。

載補》的陳子龍，爲明末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進士，後受南明魯王部院職銜，因抗清不遂，投江自盡，死於南明永歷元年，即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②。又據《崇禎長編》載，與吳弘基同闕《史拾·遺聞·高士傳》的郎斗金，於乙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守富陽城時，爲清兵所獲。乙酉年，即南明福王弘光元年，亦即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③。又據《南疆逸史》及《增訂晚明史籍考》載，與吳弘基同評史之同邑人金堡，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進士，仕南明隆武、永歷二朝^④，於南明永歷四年（一六五〇年）遭劾貶官，削髮爲僧，僧名今釋、濟歸，其後二十餘年而終^⑤。由此推測，吳弘基其人不晚於南明永歷年間。據陽海清先生稱，明末人鍾惺還「編有《采昭堂祕書·史拾》九種十四卷，附四種四卷，明末刊本，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⑥」。鍾惺是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進士，竟陵人，卒於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年）。既然鍾惺刻吳弘基《史拾》，則吳弘基纂《史拾》，必於天啓四年之前。由以上資料我們可推知，吳弘基，明末人，生活於明嘉靖、萬曆以後。除纂有《史拾》一書外，尚對宋人羅泌所撰《路史》進行校訂增評。

明代到了嘉靖、萬曆以後，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科學技術的發達，一方面則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銳複雜，其結果是農民大起義的爆發和明王朝的滅亡。同時滿清貴族的入關和對漢族人民的殘暴欺凌，激起了大江南北廣大漢族人民的強烈抗爭。反

映到上層建築上，便是史學的極盛，便是有志之士慷慨激昂的情緒和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的極爲發達，即所謂的「天崩地解」時代。

在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一般文人學士或者挺身於政治風雲中，或者偏於統治者的文字獄而逃避現實，結社爲盟，以文會友，談古論今。明末的學風，非理學而倡致用，由專注孔孟一家之說，而旁及諸子百家；由重近代史的著述，擴而廣之，研究古代史，並進一步提出了整理古史的方法。我們由《路史序》和《史拾序》中，可知吳弘基作《史拾》之用意。《路史序》云：「杜兄柏持吳子，妙年嗜古，發握蜚聲，食雞千距，名越任何。爰也共聯風雨，以故《路史》一編得分留覽，開奇引勝，勝古驅今。……柏持手誨有《路史》之役，較訛訂僞，考義彙評⑦。」《史拾序》云：「同邑柏持，明周事理，道適殊途，文發難顯之情，智通難知之德。雅不慚良史才，惻惻特深，毅然振興古學，昨年蒐《路史》而鼎新之。人知宋儒之有功史業，茲更手輯《史拾》一編，博采諸家，參之特見，未備者備之，待闕者闕之⑧。」由此可見，《史拾》一書的出現，是明末清初學術風氣的結果，亦是吳弘基本人殫精竭力，毅然振興古學的結晶。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說吳弘基是明末清初學術領域的代言人，然他在明末的學術領域中却應有他的一席之地。

《史拾》一書體例龐雜，觀點紛紜，特別是點校不精，錯訛較多，故不爲後人所重視。然

而它在版本學、歷史學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視的。

首先，《史拾》所錄諸種古籍，實爲這些古籍增添了一種新的版本，即《史拾》本。中國的版刻印刷術，起源於隋唐，盛行於明清。以現今的眼光看，當然是版本越早越珍貴。隋唐只是版刻的濫觴階段，故流傳下來的印刷品相當罕見。宋代距現在時間較遠，故所流傳下來的版本一般爲善本。但宋本流傳至今者，亦了了無幾。所以，保存至今的明代版本就顯得很珍貴了。《史拾》共收四十餘種古籍，其中的《竹書紀年》，爲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宋時已亡佚。明代現存者，也僅有四種本子。《史拾》將其收錄，則爲其增加了一種可貴的明代版本。又《史拾》所收之《穆天子傳》，查閱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流傳至今者，明本不過五種，今則增加一種《史拾》本，不失爲版本學界之一大喜事。

其次，《史拾》一書在歷史學上的地位，可從四個方面來談：一、《史拾》開「無徵不信」的考據學之先。《史拾》所收古籍，必先錄其原文，加以圈點，又集合明代諸儒之評價、箋注。對於採擇之史料，標明來源。如吳弘基所自選的《叢文》、《古抄》，所引文，一般能標明此條資料淵源，如「出《兼明書》」，「《楚漢春秋》云」，「見張勃《吳錄》」等，或者直接標明小題及撰者、書名。這既節省了他人翻檢之勞，又表明了作者治學嚴謹的態度，爲清代極盛的考據學開了先河。二、《史拾》廣徵博引，史料豐富。任何民族的上古史，必

起源於神話傳說，中國也不例外。因此，編纂上古史，就要慎重取材，才可成爲較可信賴的史書。所以，《史拾》既收有可信的正史，也收有富於神話傳說的《穆天子傳》、《高士傳》等，還收有有疑議的《汲冢書》和諸經緯遺等書。一部《史拾》，囊括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到自然現象、人物傳記、史實遺聞、民俗民風、花草蟲獸等等各個方面，可謂收羅浩博了，這極便學者參考查找。如果要查找中古史實或人物，不妨參考《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或《高士傳》、《羣輔錄》。如果要查找字音字源，可參考《金匱字考》、《字書誤讀》等。三、《史拾》將史評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史拾》一書，不僅僅是抄輯史料，鑒別史料，編次史料，最重要的還在於對史料的評論。而對於史料的評論，又不止吳弘基一人，而是彙集宋明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史學家的評論。將死的史料用活的方法調動起來，則更顯示出它的價值所在。當然，史論的形式多樣，觀點紛紜，書中所加對於各種歷史現象的解釋和認識以及對於前代史學家觀點和史書編纂方法之評價，不盡合乎傳統的看法或現代的看法，但其中有些論點也是很精粹獨到的。例如，吳弘基評《史記·酷吏列傳》說：「以廉始，以貪終，酷吏中亦有賢否，不得一概抹殺張湯一輩^①。」這是評歷史人物。鄧以讚評《史記·封禪書》曰：「述祭祀名封禪、財貨名平準，蓋皆寓譏焉。然惟以封禪爲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脉及布置安插之妙，有關鍵，有結構。《漢書》改爲《郊

祀志》，便散漫少味^①。」這是評史裁方法。陳仁錫評《史記·律書》曰：「《史記》音律，疑有錯文：太簇角當作商，姑洗羽當作角，林鍾角當作徵，南呂徵當作羽。中呂徵、夷則商、應鍾羽、徵、商、羽三字俱衍，蓋由傳寫之誤^②。」這是考史證史。王世貞評《呂氏月令》中的「是月也，大飲蒸」語曰：「蒸祭燕臣，神和而臣亦和。蜡祭勞民，神悅而民亦悅矣^③。」這是對古籍作進一步解釋。孫鑛評《穆天子傳》卷之六曰：「只一盛姬病死喪葬，多少情文，多少體節，次序不繁不簡，此真良史才也^④。」這是褒揚古人作史之精之妙。凡此等等，對於我們今天治史者，不無裨益。四、《史拾》所輯錄宋明倪思、楊慎、陳仁錫、鍾惺等三十六名名儒雅士對於史籍及史料、歷史人物的評價和考釋，是我們今天研究這些人物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我們研究明清初學術思想及思潮的重要參考資料。

當然，《史拾》一書的作者及評論者們對於史料、史籍及人物的評價仍超越不了時代的局限性，他們只是就事論事，不作宏觀上的考察。所以，我們今天讀《史拾》、用《史拾》，一定要注意區分其精華與糟粕。

此書的整理與出版，得到了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與幫助，陝西省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吳鋼先生以及本所其他同志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支助，西北大學圖書館的袁卿武先生、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的秦德印先生對此提供了許多資料，西北大學副教授戴南海老師對此書的

整理深有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在百忙中，利用春節假日時間爲本書寫了序言，并對此書的整理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本人在此深表謝意。

吳敏霞 一九九二年三月

-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史部·史評類存目》。
- ② 《明史》卷二七七《陳子龍傳》。
- ③ 《崇禎長編·浙東紀略》。
- ④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
- ⑤ 《南疆逸史·金堡傳》。
- ⑥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
- ⑦ 金堡《路史序》，《路史》《四部備要》本。
- ⑧ 郎璧金《史拾序》。
- ⑨ 《史拾·載補·酷吏列傳》。
- ⑩ 《史拾·載補·封禪書》。
- ⑪ 《史拾·載補·律書》。
- ⑫ 《史拾·衆斷·呂氏月令》。
- ⑬ 《史拾·廣覽·穆天子傳》卷之六。

史拾簡注說明

《史拾》一書系海內外孤本。明人吳弘基纂集，明末寫刻本，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四周單邊，天頭、行間有眉批、夾注，文後有附評，系明代諸名家如陳子龍、鍾惺、楊慎等所爲。爲使這部珍貴的書籍重現於世，特對此書進行整理，加以簡注，予以出版，冀以饗諸讀者。

一、標點：此書原文只斷句，且斷句符號與着重號相混，難以區別。此次整理採用新式標點對原文加以標點。

二、分段：原文不分段，此次整理按文意進行分段，並於每段後出簡注。

三、校勘：對於原文所引用之古籍，一律以現存之善本加以校勘。如《竹書紀年》，據近人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校之，《拾遺記》則據《漢魏叢書》本校之。爲保持原書面貌，一般不在正文中校改。於明顯脫訛者，則以（）表示原文，〔〕表示校改文，需指出出處者，則在簡注中指出。

四、簡注：原文之眉批，一律移於正文之後，以①②③等序號標出，加「眉批」二字表示。凡屬本人之注釋，以「吳按」二字表示。於眉批有注者，則於眉批文後空一格，加「吳